

在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東亞，佛教文化與藝術乃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文明資產。日本哲學家和田哲郎（1889–1960）在他的《古寺巡禮》一書中，感歎了日本奈良佛教古剎的藝術魅力和價值，也對背後的文化發出了更多的讚美和抒懷。文化是共同的精神家園，對於中國與日本而言，相似的文化歷史背景，也構成了未來世代友好的堅強基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資料圖片

翻譯《古寺巡禮》一書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教授譚仁岸，在日本一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攻近現代中日文學史、日本思想史的他於自己博士就讀階段完成了此書的翻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訪問的過程中，譚仁岸表示，《古寺巡禮》一書的譯介，對於中國民眾深入了解日本文化，能夠起到更好的橋樑作用。

原作者乃京都學派人士

京都學派乃是日本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學術流派，其領域涵蓋了哲學、歷史學、法學等。在研究方法論上，京都學派主張融匯貫通東西文化。《古寺巡禮》的作者和辻哲郎便是這一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據譚仁岸介紹，《古寺巡禮》一書出版於1919年，乃是1917年和辻哲郎前往奈良旅行時寫下的遊記。那時的日本，正處於大正天皇時代，這是一個已經經歷了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正逐步全面歐化的歲月，日本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民眾的精神面貌也較為進取、積極和樂觀。《古寺巡禮》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的。

譚仁岸表示，自己翻譯這本書大概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初衷乃是受中國內地的學者託付，加上自己也覺得這本書不錯，所以對《古寺巡禮》進行了認真的翻譯。雖然和辻哲郎乃以研究尼采哲學為優勢，但是在寫作《古寺巡禮》這本書時，卻表現出了一種極為特別的感性和澎湃。譚仁岸告訴記者，由於和辻哲郎這本書在本質上是鑒賞日記，其用字多採取深入的場景描寫和文學式的抒情筆調，這為翻譯增加了不少的難度，但是也顯現出了這本書在內容上的文化價值。

對佛教藝術極為推崇

關於《古寺巡禮》的主旨，譚仁岸特別向記者表示，這並非是一本探討佛教教義的書，而是重點講述奈良寺廟中的佛教藝術。從這個意義上看，《古寺巡禮》既是藝術評論，也是一本帶有文化史研究性質的書籍。據譚仁岸介紹，作者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搜尋了大量的資料和文獻，在觀察視角上，具有青年學者特有的熱情和大膽。譚仁岸特別向記者提及，在日本，名人的遊記頗多，但是有關奈良佛教藝術的鑒賞記，《古寺巡禮》應該是第一本。



■《古寺巡禮》的翻譯者譚仁岸副教授。

古寺，幽遠在現實的明媚中

作為一名哲學思想家，和辻哲郎對東西方文化比較具有非常獨特的見解和認識。譚仁岸說，和辻哲郎對中國古典文化極為推崇，而奈良古寺在文化上和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該書可以看作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一種比較獨特的概述和總結。另一方面，譚仁岸指出，和辻哲郎並沒有將佛教藝術局限在東亞的文化圈中，而是一直上溯到了印度、古希臘的文化淵源。譚仁岸認為，對於一個青年學者而言，和辻哲郎寫作這本書時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審美非常深邃：他比較了日本的佛像和西方的雕塑，認為西方的雕塑乃是人類願望的理想投射，而日本的佛像則更像是彼岸之超越者在人體上的神秘顯現。由此

可見和辻哲郎對日本佛教藝術的推崇。

開闊的文化觀

近現代的日本史本身是一個曲折的歷程。經歷了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和大正時代的全面歐化，日本卻最終在西化和國粹之間選擇了後者，並且將其作為一種戰爭動員的精神資源。在昭和日本時期，國家神道高於佛教，因為神道乃是用來培養國民的國家認同。這種在極端民族主義煽動下形成的國家意識顯然帶有非常強烈的排外性、攻擊性。

但閱讀《古寺巡禮》，則完全不會得出一種國家主義的叫囂之感。譚仁岸說，書中抽離了時空背景的古利和佛像似乎是在將參觀者從喧囂和不安的現實中帶入到古寺的柔美和寧靜中。這種略帶有小資情調的抒情作品顯然與昭和時代日本軍部倡導的精神相違背。因此，譚仁岸告訴記者，在日本軍部專權的年代中，《古寺巡禮》曾被禁止再版，恐怕是因為它無法成為軍部動員國家的工具，卻提供了反效果的資

源。

這或許就是《古寺巡禮》一書最為重要的價值。翻譯此書的譚仁岸認為，這本書的確是一本向自己民族文化致敬的作品，但是它並非將民族文化限制在狹隘化的論述之中；作者和辻哲郎以非常開闊的視野和胸懷甚至是文明觀對奈良各個古寺中的佛教藝術進行了深入考察，將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審美格局呈現在書中。文化並非是排他的產物，這可以看作是《古寺巡禮》的最大傳播價值。

如今，古寺，幽遠在現實的明媚中。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軍部專權的歷史在日本也早已結束。那段黑暗的日子真的不應該再回來，因為無辜的人們都為那場戰爭付出了極為巨大的代價。雖然戰後的日本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奈良的這些古寺仍然是古寺，在講述千百年滄桑的故事。我們尋找唐宋遺風，最好的去處就是佈滿了古寺的日本奈良。在這些古寺中，有唐招提寺，當年中國的鑒真和尚曾經前往日本弘法講經；同時，這些古寺也見證了日本派出遣唐使來到中國的歲月。這些故事同樣不應當被後人忘記。這些故事最終的主題只有一個：和平。這是古寺本身的精神意義和坐標，也是中日兩國世代友好的堅定追尋。

書介

整理：草草

挑戰莎士比亞5：轉學生

作者：崔西·雪佛蘭
譯者：顏湘如
出版：寂寞出版



成長過程中，我們都曾感覺到格格不入——上課鐘響到放學後，友誼之手為何引他踏上玩火的險路？《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獲獎名作家、享譽國際的小說家崔西·雪佛蘭，重新想像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身為外交官之子的奧賽伊，早習慣了不斷轉學的生活。就在他轉入新學校第一天，前所未見的情況出現了：全校最受歡迎的女孩牽起他的手，友情與愛情開始萌芽。然而，並不是所有同學都樂見這樁美事，毀滅性的動機在某人心中燃起火苗，就在上課鐘聲響起，到放學鐘聲鳴盪之間，四名11歲學童的人生，將從此徹底撕裂……

長樂路：上海一條馬路上的大城市夢

作者：羅伯·史密茲
譯者：葉佳怡
出版：時報文化



美國知名記者史密茲1996年以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身份首次抵達中國四川，2010年遷居上海後六年，決定以自己生活環境為主題書寫中國。他居住在上海前法租界的長樂路，不但融入當地生活，更與居民發展深厚情誼。本書描繪這些尋常小人物，如何從上海的天際線看到未來之光，又如何創造命運的新機會。

空臉

作者：韓麗珠
出版：聯經



香港知名作家韓麗珠最新長篇小說，描寫當人們從日常昏沉中猛然驚覺，換臉法案即將立法通過，還來不及反應，負責推行的官員已經指出，贊成立法的群眾，是社會上的大多數。換臉的人，都會經歷一個臉的真空期，稱之「空臉」。埋在一張臉和另一張臉之間，每個還未癒合的傷口裡，還沒有成為過去的痛楚之中，和每一塊還未能卸去的繃帶和紗布之下。或許，遺忘就同時在發生。沒有人知道，下一刻將會發生什麼。

幾千之夜，昨日之月

作者：角田光代
譯者：林美琪
出版：青空文化



日本當代三大女作家之一角田光代，最清透清爽的夜行散記。角田光代自年輕時代便開始大量旅行、閱讀、寫作，就算四下眾聲喧嘩，仍不畏孤獨地自我對話，拆解黑暗的本質，看透人世的曲折卻不妄加評斷。相較於小說的濃烈揪心，散文的言詞輕倩，一重一輕的對照，呈現出作家完整的心象。

《愚行錄》電影版更勝一籌

貫井德郎的《愚行錄》一出版即廣獲好評，電影版也瞬間改編推出，由石川慶執導，演員陣容有妻夫木聰及滿島光等好戲之人，結果也成功在威尼斯影展展，成為近年令人眼前一亮的日本電影。小說與電影之間的互動轉化，也是另一趣味所在。

身為記者的田中武志（妻夫木聰飾）正在調查一宗發生於一年前的東京滅門慘案，死者是田向浩樹（小出惠介飾）及太太夏原友季惠（松本若菜飾）以及他們的兩個孩子。為了追尋真相，武志一直向夫婦的舊同學、同事及鄰居等不同人士進行訪問，希望可以找出兇手，以及偵破背後的重重疑團。與此同時，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開頭的新聞報導：「三歲女童衰弱致死，母親疑虐童被捕」，被捕人名為田中光子（滿島光飾）。貫井德郎明顯想利用敘事詭計，令到讀者不斷思考滅門慘案與虐童悲劇的關連，而田向及田中的姓氏，自然也令人產生不必要的聯想。小說每一章均以兩部曲的形式進行，前者是武志的採訪記錄，以第一身的角度披露不同受訪者對受害夫婦的看法——當中有人覺得他們是模範夫妻，也有人覺得他們

人際相處上手段高明，總之可謂人各言殊，愈探究下來只會出現更多參差不齊的碎片；後者是女性的自白曲，一直回溯由小至大遭受家暴及性侵的經歷，以及當事人與兄長的親密關係。小說去到終章，才披露武志與光子的兄妹關係，而光子正是滅門慘案的兇手，她本身是夏原的大學同學。而武志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其中一位舊同學宮村淳子（白田麻美飾）對光子懷有疑心，認為她有殺害夏原向她報復的足夠動機，於是暗中把淳子殺死，從而令妹妹處於安全位置。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光子竟然因為虐兒而被捕，一個飽受父母凌虐的女孩，長大後竟然成為了另一位魔鬼母親——作者正好借此突出現實眾人愚行的荒謬，同時也牽引出現實的不可預測性來。

小說中的武志是一個接受的載體，大體上由始至終均沒有表露什麼自己的情緒反應，只能按他一些追問受訪者的提問，從而去推敲出一點性格形象來。當然，此也無可厚非，因為小說的最大逆轉，正好在於追訪的記者，原來是兇手的幫兇，目的並非是為了成書，而是希望可以進一步殺人

滅口，以確保真兇可以逍遙法外。

電影起用妻夫木聰出任武志，當然不會浪費他的存在魄力。一開首便安排了一場小說所沒有的公車讓座場面，好讓觀眾感受到武志壓抑下去的陰暗魔力，為最終的邪惡真身先留下伏線。在公車上，基於眾人的壓力，武志被迫讓座給一名老婦，但他起來時卻以跛行來加以反擊，諷刺世人只看表象，不明真相的愚昧——而此正是小說的核心精神，也可以說電影的改編團隊牢牢抓緊小說精髓，來進一步潤色發揮。

此外，電影也放棄了小說的兄妹懸疑佈局，一早便披露了武志與光子的兄妹關係。而原著中光子以自白形式，交代悲劇童年經歷的安排，也改為經心理治療引導，從而說出被性侵及兄長被家暴的黑暗往事；武志也同時向律師交代妹妹被性侵的歷史。簡言之，就是揚棄了作者的敘事詭計，反過來想把共犯的新主題營構出來。

是的，我認為電影版較小說版更耐看。一方面刪除原著中一些不合理的



書評

文：湯禎兆

《愚行錄》
作者：貫井德郎
譯者：劉姿君
出版：獨步文化

人物，如夏原的富有外公（若他存在，那麼夏原的生活應該更上一層樓，而不僅屬目前的小康之家）以及一些受訪對象如鄰居久保塚太太（焦點在育兒上，而與太太團的交往特質不過在重複大學時代的把戲），令到無關痛癢又或是重複的枝節可去掉。剩下來就可以集中處理兄妹的共犯關係——小說因為要保持懸念，令到兩人的親密關係可說陷入描寫中空的狀態，只得妹妹的片面角度。但電影版明顯看透这才是兩宗案件背後的最重要牽連脈絡，所以從多角度切入刻畫兄妹的共同背景，以及受虐的共享體驗，也正因為此，才可以解釋武志最終為何去殺人為妹妹掩飾罪行。這才是關鍵所在，電影版正好為原著潤色生輝。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